

風雲初記

三集

孫犁著

572

研究所

9



風 雲 初 記

三 集

孫 犁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长篇小说《風雲初記》的第三集。小说自第一集起，从“七七”事变展开了故事的描写，表现了抗日战争初期，共产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曲折历程，反映了冀中劳动人民的觉醒进步和澎湃高涨的战斗热情。作者用他饱含诗意的抒情笔触，塑造了许多人物，特别是在抗日風暴中飞跃成长的农村新型妇女和人民战士。作品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，文笔有如行云流水，明丽天然，别具風格。全书原分三集，一、二集曾于一九五三年合出单行本，第三集于一九六二年定稿，现除合为一本出版外，特印行一部分第三集单行本。

風 雲 初 記 (三 集)

书号 1668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8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63年6月北京第1版 196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40000 册 定价 (3) 0.38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六一

一九三八年七月，冀中区創辦了一所抗日學校。這所學校，分做兩院，民運院設在深縣舊州原來的第十中學，軍事院設在深縣城裏一家因為怕日本、逃到大後方去了的地主的宅院裏。

部隊保送芒種到軍事學院學習。行前，他捎一個口信給春兒，說到深縣學習去了。他帶着組織介紹信來到深縣，學校里到的人還不多，房舍也正在改造修理，看樣子得過幾天才能開學。他閑着沒事，到舊州去玩了一趟，順便打聽：民運院是不是還招收學生，前來學習要經過什麼手續？教務處回答說：現在人數還不齊。學生入院，一般的要經過考試，如果是地方上保送，文化程度低一些也沒多大關係。芒種在回去的路上，坐在道旁大麻子棵下邊，掏出鋼筆日記本，給春兒寫了一封信。叫她見信就來深縣投考。

把信折疊好，趕進深縣城，今天正是大集日，可是因為正在秋忙，遇不見一個他們那邊來的熟人。把信交到交通站，又怕耽擱，他就站在十字街口等起來。

直等到晌午大錯，才遇見一个販蜜桃的，托他把信帶到子午鎮。小販怕忘記了，把信压在桃堆里。

这些日子，春儿在家里倒比較清閑。她家地里的庄稼已經鋤过三遍，今年雨水不缺。青紗帳期間，战争情况也不緊張。村里的群众基础，比过去巩固了，工作也順利。自从父亲回来，她也有了照顾，新来的后娘，待她很好，帮她做飯做活。她自己觉得：这么大的一个姑娘，現在竟有些嬌慣起来了。

这天晌午，天气很热，人們都在歇晌。春儿似睡不睡的，听到街上有卖蜜桃的声音。这个孩子，从来很少买零食。今天，她忽然从蜜桃联想到深县，想起吃个桃儿来。她跑到街上，卖桃的小販剛进村，正把挑子放在南房凉里。春儿过去望着堆在筐子上面的小桃奴儿說：

“多少錢一斤？”

“五百。”小販蹲在两个筐子的中間，用一块白布手巾擗着汗。

“这么小的桃儿，”春儿說，“这样貴？”

“別不懂眼，这是真正的深州蜜桃，給西太后进貢的东西。”小販說，“你尝尝，保管順嘴流蜜！”

“我不尝你的。”春儿笑着說，“称半斤吧！”

她随手就刨开桃堆，正要挑拣，一封折叠着的信，像認識她一样，从桃堆里挺了出来，她立刻看見了那亲切的字体和自己的名字。

小販正要向她打听这个叫春儿的住在哪街哪头，她已经把信打开，看的入了迷。她告诉小販，不称桃了。謝謝他給帶了信来，問他是不是到家里坐坐喝碗开水？就跑回家里去了。小販也高兴碰得这样巧，虽说半斤桃的买卖沒有做成。他想：对于这位姑娘，这封信的内容，一定是比深州的蜜桃还要甜蜜。

刚刚看过了信，是要她去学习，春儿很高兴。可是当决定明天就走，她也像那些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孩子們一样，心里有些煩乱起来。

她经过村、区、县，写好了介绍信。她又和本村的同志姐妹們告别。她到五龙堂去看望了姐姐。回来，一夜差不多沒有合眼，年老的父亲就催促着母亲起来给她煮赶路的餃子了。

她带了一个挂包，装着她珍惜的紙笔和文件，一个小包裹，里面只有一身替换的单衣和一双新做的鞋。

子午鎮到深县有六十里，走到双井村，天气就热上来了，一个人走远道，有些累得慌。过了双井村，淨是沙土道，走着更費力。好在这一带大道旁边，果木树很多，随时有树蔭凉可以歇息。雨水勤，梨儿挂的很密。起晌以后，春儿就到了旧州。

旧州实际上只是一个小乡村，并没有春儿想像的那样熱鬧。原来的第十中学却占着很大的地势。紅油的大門旁边，有两棵一般粗的大柏树，一棵树下面蹲着一头白

石大獅子。春兒很少見過這樣大片的青樓瓦舍，和這比較起來，她村頭一份的田大瞎子家的宅院，也不成什麼規模。一眼望過去，這個學校，給了她個大廟的印象。

校門口，有一個戰士，來回走動着站崗。春兒想起，她是要進到這裏面去學習，是來這裏投考了。她的心很快的跳動起來，臉也騰的紅了。

她被人領進教導主任的辦公室，教導主任是一個年輕人，看來是剛從部隊上調來，春兒還好像在哪裏見過他，顧不上問，忙把自己的介紹信交過去了。

年輕人詳細的問了問春兒在村里的工作，和她的家庭生活，就叫人來測驗一下她的文化。前來測驗文化的是個年老的教員。他雖然也很喜愛眼前這個女孩子的活潑態度，卻為她回答試卷的情況皺了眉頭。

“我沒有上過學，”春兒不住的用手擦着臉上的汗，把卷紙也染濕，“我只是在冬校識字班里，念完了一本書。”

“你考的可是學院，”教員笑着說，“是大學哩。”

“文化可以慢慢提高，”教導主任解釋着，是在安慰春兒，“她有一定的政治認識和工作經驗。”

“那你就听候榜示。”教員搖搖頭，拿着那張如果沒有幾處污手印，就是一張完全的白卷出去了。對於榜示，教導主任又給春兒解釋一番，就叫人帶她去吃飯。

這一頓飯，春兒吃得很不安心。她不知道這究竟算考上了沒有？如果考不上，又怎樣回到村里？她奇怪：為

什么对着一張紙，坐了那么一会儿，身上就这样不舒服，比三伏天鋤几亩小苗还觉累？对于文化，她真有点害怕起来。后来又想，既是叫她吃飯，就有几成儿，心里一寬，才吃完那撥攪了半天咽不下去的一碗小米干飯。

吃完飯，有一个比她年岁大些，穿軍装的女同志来叫她去做游戏。春儿一听这个女同志的口音，就和她攀起乡亲来。女同志說：

“把你那包袱放到我屋里，晚上就和我一块睡觉。”

春儿出大門，就看見那片大操場，一大群男女学生正在那里拣拾烂瓦和磚头。他們要把“七七”事变学校南迁以后，久經荒廢的操場清理出来。在这群青年学生里边，有些是穿制服的，更多的是穿着便服。他們多数是原来北平、保定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。女学生有的是玉白色士林布短大衫，下边光着腿；有些是短袖漂白小褂，露着胳膊。这些当然都是富家小姐，有的臉上还擦着脂粉。她們的手很小很白，她們輕輕的蹲下身子，一只手小心的提着衣裳襟，在那里喊叫加油。干这种勾当，春儿觉得比答試卷要超脫得多，她的活潑熟练的动作，立刻引起了那些女学生們的注意。

然后，她們牵起手来，拉成一个大圈子，那些女学生很自然的把手伸給男同学，春儿找好两个女同学的中間，插了进去。把圈子拉圓，她們圍着操場轉。按照旧有的习惯，春儿觉得，她，一个貧苦农民的女儿，是幸运的参加

到这些学生们的队伍里来了。但等到跑步开始，这些学生就能看出：不仅在姿势和动作上，春儿可以作为她们的表率，在认真努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上，这个女孩子更是远远的超越了她们。

六二

榜示以后，春儿也跟着人们跑到大门口墙壁上去看榜，她从最后面找寻自己的名字，她的心怦怦的跳着，然而她的名字却列在了榜的前端。她是正式录取了，学院也正式开了课。她们没有星期休息制度，芒种在一天黄昏的时候，来看了看春儿，给她送来一个他自己裁订的笔记本，还有一条用棉被拆成的夹被。春儿都收下了，在人群里红着脸送他出来，说：

“你有什么该拆该洗的，就给我拿过来。”

“这些事情我都会做了，”芒种说，“我们都在学习，哪能侵占你的宝贵时间。”

学院是军事组织，制度很严，春儿把他送到门口，就赶紧跑回班里去了。当时，即便女同学们在一起，也并没有人追问这些关于男女的事情。至于那些男同学，虽然平日对春儿很有好感，自从看见芒种来过一次，也只是从心里知道，像春儿这样一个女同志，好像是已经有主儿的

人了。

学院的学习很紧张，上午是政治科目，下午是军事科目。雇来很多席工，在大院里搭了一座可容五百人的席棚。这里的教员都称教官，多数是从部队和地方调来的知识分子。他们参加工作较早又爱好理论研究，抱着抗日的热情来教课，在这样宽敞的大席棚里，能一气喊叫着讲三点钟。

春儿对军事课很有兴趣，成绩也很好。政治课，她能听懂的有“论持久战”和“统一战线”；听不懂的，有“唯物辩证法”和“抗战文艺”。虽然担任这两门功课的教官也很卖力气，可是因为一点也联系不到春儿的实际经验，到课程结束的时候，她只能记住“矛盾”和“典型”这两个挂在教官嘴边上的名词。

春儿认识的字有限，能够运用的更少，做笔记很是困难。在最初一些日子里，每天下午分班坐在操场柳树下面讨论，她发言也很少。在这些时刻，她就时常望着远处地里的庄稼，想到在那青棵棵下面工作，虽然热得流汗，也比在这里“讨论”好受一些。她愿意讨论些乡村里的实际事儿，现在主要的是要记些教条。在一些日常生活里，她也有时感觉和这些学生们相处不惯。主要的，她觉得有些人会说会写，而实际上并不爱去做，或根本就反对去做，好教训别人，而他自己的行为又确实不能做别人的榜样；想出入头地，不是从帮助别人着手，而是想踩着别人

上去。春儿是个有耐性的孩子，在一些細節上，她很少和人家爭吵，也知道帮助别人。有些事情，想通了也知道向别人学习。比如这些学生們很讲究卫生，很爱洗头发，每隔一个星期，就到后院的井台上洗一次。春儿觉得洗过了的头发，确实好看，因此，她除去向她們学习勤洗衣服和穿衬衣，也經常去打水洗头。她那特別烏黑的头发，立时引起了人們的羡慕。但是当这些学生只干淨自己，不干淨別人，甚至为了干淨自己把別人和环境弄髒，春儿就不向她們学习，还要指出她們的錯誤。

她从不嘲笑別人。当她在討論题目的时候，有时忘記和說錯了，那些学生們是常常忍不住用手帕堵住嘴的。但当她們在树下討論問題的时候，一听见飞机声就那样惊慌，而有时飞过的不过是一只蜣螂，才强作鎮靜；偶尔又有一条綠色的小虫，爬上她們的脖頸，就尖声怪叫，活像挨了蝎子螫一样。春儿虽然看不慣，也沒有觉得好笑。她知道这些人从小是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长大的，和自己并不相同。

这些女学生，有的也能热心的帮助春儿，好像也了解她。有时，在收操以后，她們叫着春儿到田地里去玩。这时大秋就要到了，遍地高粱，长得像紅山一样。这些学生还只知道爱好風景，不知道关心老百姓的收成；她們面对着夕阳唱歌，并不問雨水的勤缺。她們問春儿：

“你觉得在家里种地好，还是在这里学习好？”

“学习好。”春儿說，“学习好了，我才能做更多的工作。我的文化太低了。”

“文化高有什么用？”女学生說，“現在就是生产和打仗有用。我还后悔自己有文化哩！我已經給我妹妹写信，叫她不要上学，快学織布。我羡慕的是像你这样的人。”

“你是笑話我。”春儿說。

“是讲的真話。”女同学說，“你出身好。”

“可是，文化总是好的。”春儿說，“我沒有文化，我很痛苦。我要好好学习，希望你们多帮助我。”

春儿顏面上表現出来的真实感情，使这些知識分子出身的女同志們很受感动。她們沉默了。

她們有的时候，发些怪問題，問的春儿不好回答。走着走着，她們会忽然指着一丛树木問：

“春儿，你喜欢柳树，还是喜欢枣树？”

春儿想一想：柳树枣树对人們都有好处，就說：

“我，都喜欢。”

这就使得提問題的女同学很不滿意，說她白白的在农村长大了。春儿又想：枣树能結果实，柳树不能；枣木能砍油楔，能做車軸，而柳树有的只能砍馬杓。就說：

“我喜欢枣树，我好吃甜枣儿。”

这又使得女同学不滿。女同学說：

“在一切树木中間，我呀，頂不喜欢枣树。它是个孬

头。发芽最晚，落叶最先，长年枯枝少叶，干巴拉杈。我顶喜欢的是柳树，春天还没有来到，她的身上就发绿发黄；她的枝条柔嫩，她的身态多姿；她是春天的信号，构成大平原風景的主要角色。在性格上，她见水就活，能抗旱也不怕涝，不管山地平原，气候冷暖，到处都有她的子孙。并且在一切树木中间，她落叶最迟……”

春儿虽然觉得这些谈话里面也有一定的学问，可是她只能点头，并不能从心里感到兴味。

六三

春儿在这里过的是军事生活。每天，天还很黑就到操场跑步，洗脸吃饭都有一定时间，时时刻刻得尖着耳朵听集合的哨音。夜晚到时就得起熄灯睡觉，她没有工夫补习文化。有些课程，道理是明白了，可是因为记不住那些名词，在讨论的时候，就不敢说话，常常因为忘记一个名词，使得这孩子苦恼整天。为了记住它们，她用了很多苦功。

因为默念这些名词，她在夜晚不能熟睡。为了把想起的一个名词写在本子上，她常常睡下又起来，脱了又穿上，打开书包抱着笔记本，站到宿舍庭院的月光下。

有时，庭院里没有月光，或是夜深了，新月已经西沉。

她抱着本子走到大席棚里来，她記得那里的讲桌上有一盞油灯，里面还有些油。她把油灯点着，拿到一个角落里，用身子遮住，把那个名詞記下来。

每逢这时，她的脑子很清楚，記憶力也很好。整个課堂里，只有她自己和一排排摆在黑影里的长板凳。席棚外边，有一排大楊树，一只在上面过夜的鴿鴿，在睡梦里醒来叫喚了两声。

在灯光下面看来，到学院的一个月里，这女孩子是削瘦了许多。她望着灯光喃喃的念着笔记本上的名詞，当她記住了，她也就觉得困乏了。她想閉着眼休息一下再回宿舍去，可是头一低就睡着了。灯盞里的油也点完，灯头跳动了一下，熄灭了。

起初，她听見有人闖进課堂，絆倒了迎門的一条板凳，她还以为是在梦里。接着，她听見一个男人的声音：

“进来呀！”

“看急得你。”一个女的笑着說。

春儿立刻惊醒了，心里突然怦怦的跳动起来。

“連玩的时间都沒有，我看不出在这里有什么好处。”男的說，“人們还一群群的奔这里来，簡直是自找罪受！你过来呀！”

“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去叫我，真把我吓死了！”女

起来。

“理由不是說过了嗎？”男的說，“并且我就是爱上了你。”

“你是在威胁我。”女的說。

“威胁是爱情的集中表现，是发展的最后阶段。”男的說，“你为什么穿衣裳那样慢？”

“我們班里少了一个叫春儿的，我怕她回来看見了，看样子她又是一个党员。”

“怕她干什么？”男的說，“她一定也是出去打野食儿吃了，你以为她們都是些貞节烈女嗎？他媽的，用大学的幌子把我們騙了来，却叫我們受大兵的訓練，和一些野孩子們在一起。我知道你出身书香門第，受过的是教会办的大学教育，我們的身份教养相同，我們有相亲相爱的基础。”

“你是个流氓。”女的躲閃着，“这些早不是求婚的光荣条件了，現在人家爱的是工农老干部。”

“我并不想在他們这里呆一輩子，所以还是按照我的习惯找爱人，”男的扑过去說，“这才叫生活。”

春儿很后悔自己打了一个盹儿，就陷入了这样难堪的境地。当这一对男女站起来要走的时候，男的用命令的口气說：

“明天或是后天，有一个国民党的委員到这个学院里来。你要在女同学里串通一下，在委員来到的时候，表示

热烈的欢迎，并高呼口号：欢迎中央派人来领导我们的学院。你一定要执行，从今天起，我直接领导你。”

明天或是后天，委员并没有来。学院正为一个新鲜的问题，争论的有趣。不久以前，有从鹿钟麟那边来的一个姓胡的教官，据说，他是一个左倾分子，受那边顽固分子的排斥，要求到我们这里来的。他没有担任正式课程，却主持了一种课外的讲座，就叫“生活讲座”。他带来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，态度严肃，满嘴革命的名词，好像是一个很有理论修养的人。但细听起来，他的唯物辩证法真是海派，他惯于添油加醋，他所作的比喻非常荒谬，他所有的用意非常下流。他从不用唯物辩证法去讲解革命和抗日战争，却常常去联系他个人的“生活”，甚至吃饭喝酒、聚赌嫖娼的历史。

这一次，他在学院的告示牌上，贴出来的新题目是：“自由恋爱”。许多同志认为：在紧张的军事训练里，这个题目会分散青年的政治热情，松懈他们的生活纪律，瓦解他们的战斗要求。但前来大席棚听讲的学生很多。又因为胡教官的颠倒是非的口才，拼命一般的叫喊，他竟能一战成功，被一些学生誉为名教授！

在他的讲演里，照例以革命的词句作引，然后引证了很多下流小说弹词和唱本上的故事，有时近于丑角的打诨，有时超过花旦的骚情。使青年们觉得：那些革命的理论，好像不是先烈的热血浇灌起来的果实，不是无数